

第三十二回 顧太郡將桃代李 崔攀鳳移東易西

卻說顧太郡怪江進喜不來，再著一婢趕到進喜房中，見先來女婢尚在呼喚江進喜不醒。女婢慌忙回察太郡曰：「江進喜想是昨晚酒醉，任呼不醒。」太郡尋思進喜卻剛直，通姦之事諒必不知，故睡眠安穩。

且說那女婢強扯進喜曰：「太郡喚爾諭話，作速起來。」進喜佯作初醒，問曰：「絕早時候，何故大驚小怪？」女婢曰：「小姐同爾母開了後門，逃走無蹤，太郡特喚爾去問備細。」進喜流淚曰：「家母無蹤，教我倚仗何人？」進喜忙即走進，泣問曰：「家母實個何往？」太郡怒曰：「爾母子作弊，拐帶小姐逃走，爾還詐作不知，倒來問我？」進喜故意大哭曰：「母親好忍心，爾往哪裡去？教我衣服漿洗縫補無人，好不苦楚！」太郡更怒曰：「吾女年長逃走，損壞家聲；爾休高聲，被家人知道，傳揚出去，站辱我侯府門風。本該將爾逐出，念爾平日正直，仍舊照管家事，不可懶惰。」進喜曰：「多蒙太郡厚恩，但家母必是被妖魔迷去心神，故此逃走。待小人寫幾張招帖，掛在四方路口尋訪若何？」太郡喝曰：「爾母拐帶逃走，尋他做什麼！若懸招帖，豈不合府周知？外面爾若說出此話，我不與爾干休。」進喜曰：「太郡吩咐，小人怎敢多言。」果然家人亦不知道。

是日，太郡自思丈夫作事過份，故有此報應，將來不知如何結局？是日連早飯也吃不下，悶悶不樂，在花廳坐到中午，暗付：崔家聘禮，有女無妻，必來爭鬧。可恨賤人未受聘不走，偏待交聘後方走，明是欲累我失了臉皮，真是可恨，此事怎得開交！正納悶間，忽聽外邊雲板聲響，只見女婢來報曰：「把門人報稱福建延平府梅姑娘前來請安。」太郡疑惑，即到後堂，令開門請進。

因劉捷有堂妹夫，名梅占春，一榜舉人，倚仗劉捷勢大，升至福建延平府知縣，膝下未曾生兒子，只生一女，同妻隨任此人貪財縱役，作事糊塗，萬民怨恨，呈控上司，俱念著劉捷情面，置之度外。不料新來一位福建巡撫部院周呈祥，乃是吏部侍郎出身，為官清廉。初接任得知梅府控案極多，巡撫大怒：「不嚴辦，無以儆戒貪官！」即密訪梅占春，奏稱十惡大罪。密表到京，成宗看表大怒，解京交三法司嚴審。幸劉捷代到上下求情，方得免死，就在京城著解差押梅占春往嶺南充軍，再差一員官帶詔一道，會同福建巡撫部院將梅占春家產搜沒入官。只周巡撫因有心得罪劉捷，一到府中，潮同欽差到衙內，把女婢家人盡行逐出。梅占春無子，只有劉氏並一女，名喚雪貞，年已十六，顏容美麗，姻緣尚未定著。周巡撫連劉氏母女不許夾帶一物，立即一同逐出。所有財帛產業，一並官買充公。劉氏母女只得暫租民房安身，把女婢變賣為路費。母女無處安身，故來相投顧太郡。

當下劉氏母女轎子入內，太郡迎出，令家人打發轎子退出。太郡與劉氏行了姑嫂之禮坐下，雪貞上前拜見舅母，坐在旁邊。女婢獻茶畢，太郡問：「姑娘滿門隨任做官，因何到此？」劉氏就把丈夫庸愚，貪酷不仁，我母女苦勸不從，作成門丁差役賣法；並上京充軍，家產入官，母女無依等情一一訴說，道：「全望嫂嫂念及親戚之情收留，感恩不淺。」二人說些閒話。劉氏問曰：「次賢姪奎璧同姪女燕玉，諒多婚娶了。」太郡因見雪貞在座，不好說出，轉口曰：「老身家務浩繁，男女俱未定親。」劉氏曰：「姻緣乃是大事，嫂嫂亦當趕緊為是。」太郡曰：「但不知賢甥女親事若何，配於何家？」劉氏曰：「拙夫不以姻緣為重，尚未定娶。」太郡聞言暗付，雪貞與燕玉容貌看來不分上下，我何不用移花接木之計，把雪貞代嫁，免得賠辱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？

主意已定，太郡叫眾婢退出，不許潛聽言語，女婢俱各退出。又讓雪貞出去游耍。太郡對姑娘細說劉奎璧征戰失陷，次女昨夜同江三嫂逃走，並收過崔家聘禮，後日探知，定來爭鬧；豈不大辱門風等情，道：「方才因甥女在座，恐笑我治家不嚴，故不敢說。深知我雖庸才，論我治家，卻亦嚴密，諒此事必是江賤人三嫂引誘。爾道家門不幸，我好羞愧。」梅太太歎曰：「這事可恨江三嫂非為，但崔攀鳳有聘無娶，雖是至戚，亦必前來爭鬧。此事真晦氣。」太郡曰：「今幸甥女頗有才貌，婚事未有定著，我欲將甥女代嫁；況崔攀鳳乃才貌雙全的書生，匹配甥女，卻是一對姻緣。姑娘若肯順從，我即寫書，請家姊來日同崔攀鳳詐來游耍，與甥相會，姑娘細看女婿，攀鳳好偷看新人，兩下便可完親。未知姑娘意見若何？」梅太太稱是。太郡取鎖匙付女婢，打掃曉雲閣，與梅姑娘母女安身，女婢領介而去。只見梅雪貞遊玩已回，滿目慘容，太郡暗喜此女孝心兼識時務，卻是可敬，隨即入內寫書，要求崔攀鳳母子念及親情，將梅氏代嫁；著心腹家人送往崔家，交太太開拆。

女婢將書送入後堂，恰遇崔夫人同二子敘話。女婢送上書來，夫人認是太郡筆跡，拆開觀看，面上失色，將書付二子同觀。攀鳳歎曰：「孩兒聯親，有甚玷辱，表妹連夜逃走。」夫人曰：「姨母乃我的胞妹，若然爭鬧，二家俱各失臉。今幸有梅家之女代嫁，來日次兒同我去會親，若梅女有些顏色，便可應允，免得自相矛盾。」崔攀鳳稱是。崔攀龍謂崔攀鳳曰：「隱惡揚善最是。梅女若是舉動端莊，便可取來，切勿貪色，有傷母黨至親。」崔攀鳳曰：「弟非好色之徒，梅女若有風範，即當應承。」崔母大喜，準備來日前往選擇新人。

且說顧太郡備酒款待梅家母女，送往曉雲閣安歇。雪貞揭簾觀看，有些茶油蜜水，又有胭脂花粉，雪貞問母親曰：「此樓未知何人臥房，各物具備。」梅氏曰：「此間就是爾表姊燕玉的臥房。」雪貞曰：「舅母說表姊已往外家未歸。」梅母便將燕玉昨夜同江三嫂逃走之事說明，舅母因此醜事，故不便爾知道，爾不可多言。看來與人私通，今見迫嫁，因此逃走，雪貞曰：「舅母若非山川碗秀，怎能滿門高官顯爵？長女現居正官，乃天下母儀，次女想肯做出傷風敗俗之事？母舅終是武將，作事猖橫；從幼將表姊許配人家；今見對方家世敗落，母舅恃強賴婚，改嫁別家，表姊不肯失節，特同三嫂躲避他方守節，等候前夫出頭完親。若是與人私通，何不預先逃走，直到臨嫁方走，江三嫂同去何益？此必有別故，豈是闇昧逃遁？舅母乃瞞人言語，母親休信為真。」梅母省悟曰：「吾兒此言是也。」遂隱住代嫁之言，母女安寢。

次早梳妝畢，下閣同太拐棺飽餐後，忽見女始傳帕進見曰：「啟太郡，崔太夫人母子前來拜訪。」太郡令開中門請避，雪貞即躲進內去。不須臾，樓母二轎已到庭中，太郡迎接母子下轎上堂。

太郡對梅母曰：「此乃家姊崔太夫人並次子攀鳳，乃是秀才，係是至親骨肉，我同爾請令媛出來會親。」梅母曰：「待我喚小女前來拜見。」崔攀鳳退在庭邊。梅母細看攀鳳人才俊雅，心中已自歡喜，即合太郡進內，來見雪貞，曰：「家姊前來，與賢甥相會。」雪貞只得隨同到堂上。一見樓攀鳳立在庭後，雪貞即欲迴避，太郡扯住曰：「此乃外甥崔攀鳳，亦是一家人，何必迴避。」崔母招呼攀鳳曰：「我兒可來拜見梅母，然後與雪貞作揖。」雪貞羞得滿面通紅，只得回答萬福，已被攀鳳看得眼飽，太郡方才放手，雪貞即閃入內。崔母攜攀鳳下庭來問曰：「我兒意見若何嚴攀鳳曰：「母親即可應允。」大郡大喜曰：「貴姓曰何從？」

說代嫁之言，就是母舅面前，亦不必說實言，替我遮蓋。到廿五日即可娶去完親。」攀鳳稱是。

原來梅母亦進內把舅母移花接木代嫁對女兒說明：「今我門庭敗落，攀鳳乃是官家子弟，況又才貌雙全，可煩從為是。」雪貞卻亦心願。梅母出來，攀鳳辭別回去。梅母與太郡知會定著，強請雪貞出來相見。梅母取過一把五六如意鈞，插茬雪貞頭上，曰：「老身將此微物耽表放意，賢姪女休要推辭。」雪貞心中明白，退入內去。女婢呈上酒席，梅母、太郡、崔母入席，雪貞抵死不肯出來。三位飲至日將西沉，崔母方辭別回去。太郡將孟母送來的物件嫁資，再備些嫁妝作陪嫁，梅母甚是感激。

到了二十五日，劉府張燈掛彩，顧宏義前來迎娶。太郡見事做得秘密，十分喜歡。是晚攀鳳完親，夫妻甚是相得。三日後，夫妻到劉府拜見太郡，亦以岳母禮交拜梅母。太郡備席，一同暢飲，至天晚崔攀鳳夫妻方辭別回家。自此梅母住在劉家，太郡以禮相待。

說江進喜知善靈貪財，乘太郡嫁女，著他備物件，賺了二兩銀，思量送往萬緣庵，與小姐應用。到第四日，乘隙趕進僱來，只見小姐圍母親王做針指，進喜請安畢，問曰：「不知尼姑相待若何？」三嫂曰：「尼姑前日得了小姐百餘兩銀子，每日只兩餐粗茶淡飯，小姐還要為他作針線，從早間做到晚方止，還嫌不勤緊，看來日後更難安身！」進喜曰：「姑且忍耐，諒皇天不負善人。不久皇甫公子得救父回朝，孟氏已經技術，小姐就是王室夫人，我母子便得富貴；那時享用未遲。」燕玉曰：「若能如進喜所言，那時當報答爾母子大恩。但我走後，崔家怎肯干休？」進喜曰：「事有湊巧！」便將梅家敗壞，雪貞代嫁，太郡怕羞，再不許言及小姐名字等情說明。江三嫂聞言恨曰：「好一場富貴，送與梅家母子受用，小阻卻到此吃苦。」燕玉喜曰：「幸有梅家表妹代嫁，母親免費口舌，此乃極好的事，真是有幸。」江進喜就把二兩餘銀交付小姐零用，曰：「小人即刻回府，若有甚事，即來報知。」燕玉稱是。江進喜辭別回去，只見善靈來請小姐去裁衣。

未知作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